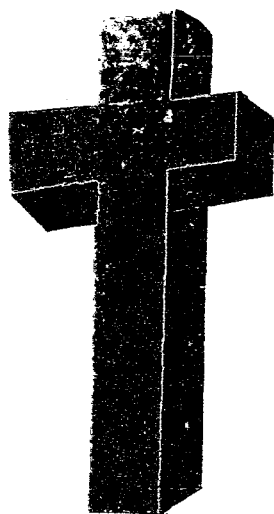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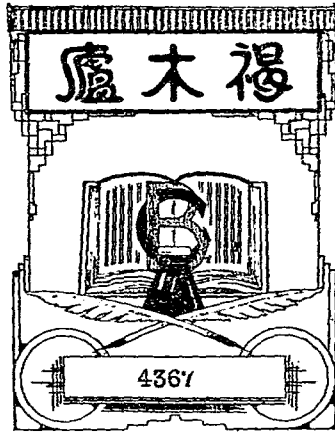
西線無戰事劇本

徐 翔 · 廊 光 沫 合 譯



神州國光社出版





MG
I516.35
9

徐 翽
鄺 沫
光 譯

西
線
無
戰
事
劇
本

神州國光社出版



3 2173 3297 6

人物

希美爾司託斯

班長，矮個子，短頸鬚，從軍已十二年，長着褐色的鬚髮。

卡丁斯基

四十歲，老行伍，面容土色，斜肩。

克梅里西

十九歲，小孩似的，頹危的傷兵。

克洛波

十九歲。(序幕，十歲——十六歲)

保羅

十九歲。(序幕，十歲——十六歲)

倍特林

二十五歲，農夫出身。

愛司特夫斯

二十歲，炭坑夫出身。

密拉

十九歲，非常勤謹的人。

卡登

二十歲，瘦架子，因病，面容蒼白，銅匠出身。

突脫爾司台脫

十九歲，保羅的老同學。

亨得雷克

油黑面孔的瘦傢伙，約五十歲。中學教師。

勃拉資

儲蓄銀行行長，約五十歲。

韋·心楊格

審判廳長，約五十歲。

牧師

約三十歲。

保羅父

五十歲。(序幕，三十歲)

保羅母

四十五歲。(序幕，二十五歲)

保羅姊

二十二歲。

利亞

十九歲。(序幕，十歲)

中隊長

少校

班長

軍醫

兩人

看護兵

數人

克梅里西母

法國青年女子 三人

侍僕

法國兵

(被殺者)

其他：德國兵，補充來的孩子似的新兵，傷兵，法國兵多人。

序 幕

映字 一個青年的生死記錄。

映字 千萬青年的生死記錄。

映字 也許，是你的生死記錄。

景 一

Brahms 的搖籃曲。

舞台的一處亮。

德國普萊梅爾村郵政局匯票房樓上，布意梅爾氏所租之一室。
黃昏時。

母親搖着搖籃，牆上掛着德皇肖像。門開，父親沖進來，想要大聲說話，母親用食指按着嘴，後指搖籃示意。

父親會意，點首，放輕脚步走出。

母親繼續搖搖籃。

搖籃曲聲漸漸微弱下去，舞台黑暗。

景 一 一

克洛波，保羅，和利亞。正從學校放學回家，保羅哭泣。

克洛波 保羅，快到家了，不要哭了，對吧，利亞？

利亞 是呀，不要哭了，一個男孩兒老是哭，不是很難為情的事嗎？

克洛波 這一點小事情，有什麼關係呢。你沒有做好練習題，是爲了你爸爸的事，又不是你不好，給先生說幾句壞話，也沒有什麼關係。

利亞

好好，我想着了，今天你爸爸大概再不會有事情了，我把我的練習題給你抄好。啦。吃了晚飯，我就到你那兒來。

克洛波

好，不錯。我的練習題老是會錯的，不然，抄我的也行。

手風琴奏着愉快的進行曲。

利亞

呀，亨特曼老頭兒來了。

克洛波

亨特曼老頭兒來了。走吧，保羅，走吧。

保羅止住了哭，三人急走進去。

景二

保羅和克洛波，年均十六歲，坐在水榭上。黃昏時。

保羅

昨天買了一本克拉伊斯特文選。

克洛波

亦念克拉伊斯特的東西嗎？

保羅 我想不管什麼東西，念念也不錯，而且價錢也很便宜，不過一馬克二十個尼希。

克洛波 念念新出版的東西，不是更有趣嗎？

保羅 唔，反正是一樣，不過近代作家的東西要貴得多。新書至少得兩馬克。

克洛波 像你這個書蟲，書費總花了不少吧。

保羅 念書已成了我的習慣，有時候念念也會覺得枯燥無味，近來更加厲害。有時竟會發覺老是在一頁上念來念去。不過，要是沒有書念，也是苦悶。

克洛波 真是書獃子。

保羅 有時我也往往想到，爲什麼要念書呢。

克洛波 想做一個大人物吧？

保羅 念了書也不至於就會成大人物的。像教歷史的卡特尼克先生，他是先生中最有學問的，可是他不過是一個中學教員。父親也很歡喜念書的，結果也不過是一個窮匯票員。難道我們拚命念書是想做中學教員和郵局職員的嗎？那倒不

如死掉來得好。

克洛波 那倒說不定，也許會做大官呢。

保羅 聽說，有人主張不是窮光蛋就不准做大官，「革命雜誌」上面就是那麼主張的。

克洛波 吃驚呀，你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那種東西的。

保羅 猶疑不決，不是我自己看見的，是隔壁那個火車站賣票員卡爾告訴我的，你也認識他吧。

克洛波 點首

保羅 是他告訴我的。

克洛波 那話是靠不住的。

保羅 也許靠不住，也許是真的。真理這東西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弄明白。我們簡直是什麼也不懂！

克洛波 何必那樣悲觀呢，有許多人比我們還不如呢！

保羅 不悲觀又怎樣呢？上帝倒底有沒有呢？不得曉！幸福是什麼呢？不得曉！社會主義

是什麼呢？更不曉得！一切的事情都不曉得，可是也不會有人來教你。

克洛波 哲學你念得太多了，是要生竭梯里斯病的。就是請哥希拉古醫生來也醫不好。

保羅 什麼都是矛盾，你不是聽見過卡特尼克先生的話嗎，他說：「法國是決不會忘

去亞爾撒斯和羅倫的怨仇的；而我們也決不會把流了血所得來的土地放棄的。」可是一上聖經課，就有肯克林先生老是這麼說：「愛你的敵人。」據說我們學校裏的凳子都可裝成軍用輸送車呢。

克洛波 過分思慮，也得不到結果的。我已打定了主義，等到能夠明白能夠理解的一天

再說，或者把這交給皇帝去幹也行。因為皇帝是生來就不會幹一點兒錯事的。我是讚美戰爭的，我雖然不是卡特尼克，但是我仍然要說：「戰爭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我相信這話是真理，這是真理！

保羅 可是我仍然是不明白。因為我們根本生出來就是不曉得什麼，然而生了出來

之後，又不得不找尋人生的意義。不然，就好像是到了巴黎不去逛哀佛爾鐵塔一樣了。

遠處有軍號聲。

克洛波 喂，保羅，有軍號的聲音呢。

保羅 唔，他們在兵營裏上操。

克洛波 他們真高興。我們也應當振作起來才行。稍停，阿利亞來了。

保羅 呀，真是利亞。

克洛波 她要到那兒去了，我們追上去。

保羅 不，我不歡喜女孩子。我看見了女孩子，就怪不舒服的。

克洛波 快追上去，要來不及了。

拖保羅追去。

第一幕

第一場

序幕後直接上演。

軍號聲漸響，衝鋒號音明晰洪亮。

火車聲。炮車聲。英，德，法國歌的混雜聲。

映字 一九一四年八月。

映字 五年間地獄似的大戰，從此開始。

映畫 無聲 德國的宣戰佈告。向前線出發的輸送列車。汽車。兵車。飛機的偵視。兵艦

的升火出發。四十二生達的攻城砲慢慢提高角度，開砲。大砲。開火。大砲。開火。

大砲。開火。炸裂。炸裂。炸裂。衝鋒。衝鋒。

暗黑，霹靂似的大砲聲。

映字 西部前線。

映字 戰線九公里後方的德國兵營。

舞台漸亮，霹靂似的大砲聲不絕自前線襲來。

兵營後方的廁所，曠遠的地坪上繫着黃色的汽球。

三個可移動的便桶，是奶油桶改做的。

保羅，克洛波和卡丁斯基三人坐在便桶上，各人都把便桶蓋放在各人的膝上，玩着撲克牌。保羅和克洛波都只十九歲。卡丁斯基，四十歲，軍隊中的老行伍。兵營中有手風琴聲傳出。

保羅 仿希美爾司託斯口吻一等兵卡丁斯基把一八九八年式的步槍零件名稱說出來！

克洛波 仿希美爾司託斯口吻一等兵保羅和密拉去搬軍用麵包！保羅帶着手拖車！

保羅

哼！希美爾司託斯班長那傢伙，真混蛋，他做郵差的時候，是一副叫化子的口吻，做了下士，就拉起管人的臭架子來了，哼，真是小人得志！

克洛波

也不僅我們班長一個人是這樣，無論誰只要掛上刀，添上幾道金邊就完全變了脾氣。有的人，僅僅加上了一道金邊就失去了人樣呢。

保羅

大概是軍裝太好看了吧。

卡丁司基

搬屁，也不單是爲了軍裝，真正的原因是這樣的，你曉得吧？軍隊這玩意是要

在別人未曾給利害我們看之前，我們先去給利害他們看才行。因爲要守軍規，所以要絕對服從。所以，誰都想要別人來服從他。什麼訓練，什麼職務，什麼功勞，都是拿來圈上你的。下士對待弟兄，少尉對待下士，中尉對待少尉，上尉對待中尉，都是拚命地一個壓制一個。你只想一個最簡單的例就明白了：有時我們上了操回來，身體疲倦得像棉花一般，還得叫你拉起嗓子唱軍歌！不用說，唱出來的軍歌當然也是棉花一般的。唱的時候，不是大家兄弟們都把槍有陽無氣

地捫着的嗎？那可糟了。有時因為軍歌唱得不雄壯，剛走到兵營門口的時候，大家都以為可以走進去了，突然會來一個「向後轉！」再到操場上去，操上個把鐘頭。再回營盤的時候，還是要你唱「軍歌」，大家沒有辦法，只好拉起嗓子拚命地亂嚷亂叫。你想，這種舉動有什麼意思？不過是中隊長擺他的威風吧了。可是這種事情在軍隊裏幹着也沒有關係，不但沒有人說壞話，也許還有人說這中隊長真嚴格認真。你到別地方去看看，別的事情是可以這麼幹的嗎？因為這裏是軍隊，而且大家也都是那麼幹着的。因為你們鄉間不能這麼幹，所以他們更幹得起勁了。

克洛波 大概是軍隊的公式吧。

卡丁斯基 隨便叫什麼都行，公式就公式吧。你去把這告訴鐵匠，鄉下人，工人聽，他們是不會了解的。去對兵士們講就行了，因為他們是吃過這許多痛苦壓迫的。什麼是對的，什麼是不對的，他們誰都知道。真沒道理，當了兵，到了這兒，總算忍氣吞

聲得夠受了。當兵這玩意真不是人受的哩！

保羅 是呀，除非在戰壕裏的時候，才沒有操上，只要退後兩公里，就得上操。操起來

也不過是立正，分隊，開步走，真是蠢得不堪的玩意。當兵的大概祇夠過這種立正，分隊，開步走的生活！

飛機炸裂聲。

克洛波 戰鬥機。

保羅 德國一架，法國兩架。

卡丁司基 好，來賭一瓶啤酒，我說那雙葉飛機是法國的！

克洛波 我說是德國的。

保羅 哼，我說不是法國的，也不是德國的。

鐵線門牌。

卡丁司基 你想，即是要打仗，也用不着把我們修鞋子的拉來搗炮灰，最好像鬥牛一樣，

賣門票。圈圍當中放上一些什麼皇帝、大將，給他們每人穿上花衣服，捏着一根棒，你打我，我打你，亂打一頓，打贏了的國就算勝，這豈不是又乾脆，又有趣。又痛快的事嗎？

保羅

哈哈，哈哈，新發明，新發明，這叫大資本家和大地主來幹吧！

克洛波

你去向希美爾司託斯去建議吧，三四下耳巴子總有得賞的。

卡丁司基

傻瓜，要建議，也得到皇帝那兒去建議。看天空，喔，喔，完了！

一架飛機被焚而墜。落地聲。

克洛波

哈，你瞧，是不是，啤酒一瓶又到手了。

卡丁司基

傻瓜，白白是個大飛機，一點兒也沒用，不僅燒光，還得跌個粉碎。畫屁

三人繼續鬥牌。手風琴聲非常清楚可聽。

保羅

卡登這傢伙一點兒用也沒有，一天到晚只會彈手風琴。

克洛波

他是個銅匠，已算難爲他了，呀，又彈着老調子，大概想起女人來了吧。

卡丁司基 自然要想起女人來的。唉，前兩天受了希美爾司託斯那傢伙的氣，真把人氣

死。你瞧他那臃腫的身體，鐵青的臉色，就準知道他是有病。你猜他是什麼病，是撒夜尿的病，然而他又懶惰，夜裏不肯起床。有一天，那傢伙，不知在那一班裏找着了一個出夜尿的「新華草」來，作爲他夜裏撒尿的床，上下兩層架着，撒尿的時候，免得爬起來，每天就這麼着輪流睡。你想，這是什麼話？幹着這種玩意，可證明他的病是千真萬確的吧。

保羅

是呀，一瞧見那傢伙拉架子就得氣死。從那一天，他叫我用我的牙刷來刷他的房間以後，我就下了決心，將來戰事結束，我到我父親那郵局去做事，要是希美爾司託斯那傢伙還是做郵差的話，哼，那我可得極力給點苦頭他吃吃。

克洛波

你說得對，不過等到戰事結束，那可太長久了，爲什麼不現在就去好好教訓他一頓呢？

卡丁司基 用不着想別的法子，打他一頓就行了。

保羅 這樣說，就沒有問題了。

卡丁司基 是，沒有問題，準這麼辦好了。

克洛波 不過，你想怎麼樣下手——

卡丁司基 只要打得他猜不出是誰打的就行了。

保羅 對是對的。

卡丁司基 希美爾司託斯那傢伙，每隔一兩天總要到馬房後面那家酒店喝酒去的。

克洛波 唔。

卡丁司基 只要在黑夜裏，等那傢伙高高興興地喝飽了酒回來，我們跑上去用被單向他頭上一罩，推倒地上，亂打一頓，不就行了嗎。

克洛波 唔。

保羅 這法子倒不差。

卡丁司基 好，那末決定幹。

克洛波 決定幹。

卡丁司基 這是我們三個人定的密約，不准告訴旁人。你去找床被單，等那天黑夜就動手吧。

克洛波 他媽的。要是把他的褲子脫掉，用糞匙通進他的驢屁股，那就開心了。

保羅 丟出撲克牌他媽的，又是我輸了。

卡丁司基 你近來手氣很壞吧！

克洛波 慢慢地自然會好起來。

卡丁司基 伸一大懶腰就要吃夜飯了。給我一點兒扁豆羹吃吃吧。扁豆燒牛肉。真是會運

舌頭也得吃掉的好味道。

三人起立，整理衣着。

保羅 喂，明天到野戰病院去望望克梅里西，好不好？

克洛波 好，已經有三天沒有去了。恐怕他是很寂寞呢。

卡丁司基 他還是個小孩，身體也還沒有發育到可以當兵的程度。當然是要受傷的。

保羅 他媽真是一個好人，開差的時候，在車站上哭得連臉都腫起來了。

卡丁司基 小孩是應當安置在母親身邊的，那裏可以打仗呢。

第二場

野戰醫院。

板壁造成的空曠房屋。下邊是門，外面是走廊。

房中兩邊有床，滿臥傷兵。

最前床上睡着克梅里西。黃昏，燈光昏暗。看護兵來往忙著。

克洛波和保羅進走廊，碰着從房中出來的軍醫。

保羅 軍醫官克梅里西，腳怎樣了？

軍醫 非常討厭地是那一個——

保羅 佛蘭司·克梅里西，第二十六號病床，大腿給槍傷了的。
軍醫 呀，昨天把右腳從腿切斷了。預備走，還不能說好不好呢。
保羅 那麼，經過的情形怎樣呢？

軍醫 搖手，不答而去。

克洛波 握拳，他媽的混蛋！

兩人走到病房，立在克梅里西病床傍邊。

保羅 喂，好了些吧，佛蘭司？你的面色好得多了呢。

克洛波 對了，好得多了，馬上就會好的。

克梅里西 沒有氣力地總算還好——不過右腳的裸骨很痛。

克洛波 不是你的右腳——

保羅踢克洛波的腳，克洛波會意，停住不說。

克洛波 ——將來把你送出故鄉去，舒服地過着日子就好了。

保羅 把帶來的包袱給他看，現在把你所有的東西都收拾來了。

克梅里西 唔，放在床底下吧，手錶找着了沒有呢？

保羅 沒有辦法，找不着，給人偷了。你忘掉了吧，我不是老對你說，太好的錶是不能帶的。

克洛波 一個手錶，何必記着呢，丟開些吧。你聽我們的新鮮故事吧。把耳朵湊近一點，喂，昨天晚上我們把希美爾司託斯那混蛋打了一個飽。

克梅里西 唉，是什麼人打的。

克洛波 你不要對旁人說，是卡丁司基，保羅和我。昨天晚上，班長先生正從馬房背後那個酒店裏喝飽了黃酒，鼻子哼裏着小調回來了，我們就把他打了一頓。打得真痛快。最先是保羅用一床被單罩上去，使他的手脚不能動了，我就用打得死牛的拳頭向他臉上打去。那傢伙跳起來差不多有五尺來高，使力的叫。好得我們也準備了一個枕頭，卡丁司基坐在地上，枕頭放在膝上，再把希美爾司託斯的

頭緊緊按在枕頭上，他就是要叫也叫不出，氣也透不過來了。有時你手鬆了一下，他就叫起來，於是再把他的臉死勁地按在枕頭上。後來，我老先生不客氣，把他褲子剝下，用馬鞭在他屁股上一股勁地抽。

保羅

那種樣子，真是再好看也沒有了。褲子褪在下面，竟像一條繩子把腳捆起來似的。每抽一下，就做個怪樣兒。我們三個人總算打得心滿意足了。

克洛波

後來，我們叫他站起來，然後每一個人把他打倒一次，等到第三次倒下去的時候，那傢伙就像叭兒狗似的爬着跑了。

話愈談愈起勁，兩人聲音漸大。傷兵五六人很有趣似的聽着，保羅與克洛波忽然覺到，吃驚。

克洛波

輕聲喂，這件事是絕對秘密的，你不可以對旁人說的呀，知道吧。

克梅里西

點頭。

保羅

你總算是吃希美爾司託斯那傢伙的苦，吃得夠多了。這次也算替你報了仇，回去以後，總可算是個戰場上的好笑話哩。

克梅里西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才可以回去喇！

克洛波 把床邊的飛躍師用的英國製的上等長靴向自己腳上試。總快了吧。喂，你這長靴也帶回去的嗎？

克梅里西 那隻靴？

克洛波 這一雙，不是你把牠放在這裏的嗎？

克梅里西 啊，這隻靴，我很歡喜，我打算把牠帶回去。

克洛波 那麼我用什麼東西來對調吧？

克梅里西 唔，靴子是我歡喜的東西呢。

保羅踏克洛波腳，克洛波很可惜似的把靴子放回床邊原處，克梅里西叫起來。

保羅 喂，怎麼樣，痛嗎？唔，好像有點發燒，去叫個人來吧。起立。

克洛波 立起來。我有些要緊的事，要回去了，明天我再來，你自己好好保重。眼瞞着長靴，走出。

保羅在走廊上碰着看護兵。

保羅 喂，對不起，請你去替那睡在第二十六號病床上的克梅里西打一針。他很難過呢。

兒護兵 打針？因為難過就一個一個的打針，那恐怕幾桶嗎啡也不夠。

保羅 你不肯打嗎？

克洛波 哼，你這混蛋，只會拍軍官的馬屁。

保羅 我真想向全世界的人宣佈說，這個叫佛蘭司·克梅里西的男子，還不過十九歲另六個月，因為把腳截去了，在叫痛，也許明天就要死了，可是這個傢伙，這看護兵，替他僅僅只打一針嗎啡，不肯。

看護兵 你嚷什麼。

克洛波 給一根香烟怎樣，送一根烟給你抽。

看護兵 據說這看護兵替他僅僅只打一針嗎啡也不肯的。

克洛波 再給三根香烟請你替他打一針吧。

看護兵 好，試試看。走進病房，克洛波和保羅在走廊上等候。

克洛波 我想這靴子真是合我的腳。我穿着這雙像泥船似的東西，老是帶起腳跑，橫直他是活不到明天——也許今晚就死掉也說不定，那靴子不知要落到什麼人手中去了。

保羅 難道只能活今天一夜嗎？

克洛波 好，也好，橫直是要落到我手裏的。

保羅 照你這樣說，我們還得寫封信給他母親才行。真是一件難過的事情。

看護兵正走進病房，就聽見鄰室有叫聲：「喂，人呢？看護兵在嗎？」看護兵連忙走出。

突然廊上有人們的騷動聲。保羅和克洛波捉住看護兵問。

克洛波 喂，喂，什麼玩意？你們要搬場嗎？

看護兵 跑過去，野戰病院列車到了，把可以坐火車的傷兵運到後方去。

軍醫同看護兵走進病房來。保羅跟着進去。軍醫並不注意克梅里西，照便走了過去。

保羅 軍醫長，佛蘭司·克梅里西可以運輸到後方去嗎？

軍醫 唔，這一個嗎？不行，他不是剛才把腳截去的嗎？一面選擇可以輸送的傷兵，一面走過去。

克洛波看着他的動作，一會兒退。

保羅坐在克梅里西的旁邊。

克梅里西哭。

保羅 佛蘭司，別難過，下一次列車就輪到你了。

克梅里西 呀，我的腳已經截去了？

保羅 截去了腳，就好得快了；你放心吧。你不過截去了一隻腳，像愛來爾截去了一只右手，那豈不是比你更加不方便嗎？而且你現在可以回家了。

克梅里西 你這樣想嗎？

保羅 是呀。

克梅里西 真的是那樣想嗎？

保羅 是的，那沒有多大關係的，不過你得先把你的創口養好。

克梅里西 用手示意，叫保羅靠近些。 保羅，我並不那麼想。

保羅 佛蘭司，不要胡說亂想，過了兩三天你就可以明白了，截了腳也會好的。你瞧別

人，他們把很重的傷，僅僅貼上一張橡皮膏藥，敷衍敷衍也有。

克梅里西 高舉他的手你看，你看我這一隻手。

保羅 這是因為開了刀的原故。你總得多吃一點，就會好了。你這兒吃的東西好嗎？

枕頭旁的碟子，剩了半碟的殘餘。 你吃得太少了。飲食是最要緊的。這兒的東西比

較算好呢！

克梅里西 有什麼好呢？一會保羅，我原來是想打算學森林的呢。

保羅 將來你自然可以做的。聽說近來有很好的假手假足，你用起來，連你自己都不

會覺出你是沒有手沒有腳的人呢。而且那假手的一根根指頭都可以活動，並且還可以寫字。將來不知道還有什麼更便利的東西發明出來呢。

克梅里西 沉默一會後 喂，你可以把我的長靴拿去給克洛波吧。

那些被輸送到後方去的傷兵們走過走廊。

克梅里西 還有，要是你找着了我的手錶，我想請你替我送到我家裏去。

保羅 好好。此地比較清靜得多。不久，你就會到克洛司第耳堡鄉村的療養所去。在那裏，從窗裏向外望去，就可以望到地面上的那些樹木。現在正是春光明媚的時節，穀也熟了，到了黃昏，穀田受着夕陽的返照，就會亮得像真珠寶貝一樣。並且克洛司第耳河旁的楊柳也可以看到，你還可以在那兒捉着許多小魚，把牠們養在小巧的玻璃瓶裏，豈不更加有趣嗎。沒事外面去玩也很自由，鋼琴也可以彈兩下。佛蘭司不作一聲，只是笑。喂，佛蘭司，你要睡覺嗎？

克梅里西不回答。保羅想爲他拭眼淚，摸出手巾，但因爲手巾太薄了，又把已經拿出來了的手巾

塞回袋裏去。

有問。

映畫 靜寂的德意志帝國南部之田園的夕陽。被風吹動的花草，小鎮中的河流。上學的兒童們。母親。映畫漸漸縮小。

克梅里西低聲叫着「媽媽，媽媽」，喉中有聲響起。

保羅 佛蘭司！佛蘭司！

保羅帶滾滾地跑到走廊下，壓壞。

保羅 軍醫軍醫在嗎？

拖住從鄰室中出來的軍醫。

保羅 請快一點，快一點來看看，佛蘭司，克梅里西恐怕要臨終了。

軍醫 拂開保羅的手，對後邊看護兵問。是什麼事，誰呀？

看護兵 第二十六號病床上，那個截了腳的人。

軍醫

誰來得及管這些呢？今天我已經截了五隻腳。對看護兵喂，你去看看吧，急走開去。

保羅憤激得身體發顫，捏緊了拳頭對着軍醫。

軍醫

一面走，一面說。從早上五點鐘起，一直到這時候，儘不停地行着手術，真不得了。今天一天已經十六個了，這個是第十七個。今天也許要超過二十個人呢。下

保羅：看護兵走近克梅里西的病床。但他已死了。

看護兵 這人所遺下的東西，你可以拿去。

保羅 點頭。

看護兵 屍首立刻就要搬出去，這床馬上要應用。那邊走廊上已經躺滿了傷兵呢。你把

牌號拿開。

看護兵下，保羅從克梅利西胸上把鐵皮的牌號拿下，收拾他的東西。

看護兵和別一個看護兵，拿担架來，把克梅里西屍身放上。

保羅手中拿着克梅里西的東西，呆然走出走廊。担架上的傷兵被抬進來。抬克梅里西的看護兵

叫了。

一看護兵，喂，這兒來，第二十六號。

第二幕

第一場

映字 向前線進發。

映畫 向前線進發的輸送汽車。夜半。

暗夜。毀壞了的牆壁。燒毀了的木頭。時常發光的照明彈。汽車聲。

聲 下汽車來！

聲 第二中隊集合！

兵士們聚來集合。

聲 休息十分鐘。

大家都散開，到各處爭着閒談。汽車退回原路。

卡丁司基 喂，小孩子們，到這兒來，把砲彈的事情教一點給你們吧。太不成話了，把這許

多小孩似的傢伙弄來補充。穿起大人的軍裝，連手都看不見了。克洛波，你可會聽見過說軍裝是給小孩子用的嗎？

卡丁司基，克洛波，保羅三人和小孩似的補充兵六七人一團踉蹌着。克洛波穿着克梅里西的長襪。

卡丁司基 你們坐好了，不要那末樣，害怕得小狗兒似的。如果給子彈打中了，覺得有點痛，你就嚷痛好了。這可別客氣，懂吧？

保羅 來了，這是三十五生丁砲彈打出的聲音，曉得吧？馬上就有打中的聲音發出來的。——喂，你聽，是不是的。

卡丁司基 今天總得好好打一仗的了。

保羅 英國人真混蛋，又在打了。

克洛波 怎麼啦？他們的錶太快了吧。爲什麼比平常快一點鐘呢？

卡丁司基 今天也許要中子彈了。我的幾根老骨頭早就知道要吃傢伙了呢。你們曉得嗎，你們應該要明白各種各樣子彈的區別。各種砲彈有各種逃法。譬如說白砲，牠是來得很慢的，你只要等牠慢慢從上面飛過來，快要掉在你頭上的時候，你再跑好了。有十分鐘的工夫，就可逃了。還有那像蚊子叫似的小白砲彈，這玩意不到身邊是聽不見的；假如你留心一點，也可以聽見，可是一聽見，就得逃才行。還有一種叫做照明彈，真是一個好傢伙，我們常常吃牠的虧。德國是沒有的，法國的照明彈，從砲口打出去之後，在空中張開傘，飄飄蕩蕩的飛下來。從砲口出來的時候像是一團銀白色和紅色的球，炸裂之後，就成了白的和紅的，星似地飛散開去。你給這東西一照，面上的斑斑點點也給照出來。並且那綢緞的傘還可以做得很漂亮的手巾。假使你在鄉裏有情人的話，你很可能以拾幾塊回去，送給她做短襯衫。

卡丁司基 哈哈，哈哈，做女人的短襯衫倒好了，只怕拿去給你們老婆做月經帶呢。

克洛波 噲，探海燈又亮起來了呢。

保羅 是飛機來了，在什麼地方呀？

新兵一 呵，來了，來了。

保羅 呀，來了，無論怎樣逃來逃去，總逃不開探海燈。

克洛波 牠漸漸亂飛起來了。喂，卡丁司基，賭一瓶啤酒吧。

卡丁司基 飛機真利害。

聲 集合！

保羅 進地獄去吧！

兵士們都立起來，一個新兵坐在地上不動。

保羅 喂，你怎麼啦？

新兵在嘔吐。

保羅

嘔吐沒有聽慣砲聲的人，是常常有的。快吐乾淨吧。咳！你的鐵帽子呢？

保羅拾起鐵帽替他戴上，新兵把鐵帽丟開，小兒似地倒在保羅懷中哭了。

保羅

喂，好了吧，好了吧，你不要對你的鐵帽這麼不恭敬，牠會救你的生命呢。你不肯戴嗎，好，替你把牠掛在你的屁股上也行，屁股吃了子彈，也有些痛的呢。

把鐵帽掛在新兵的屁股上。走去。

第一場

第一道戰壕之中。

各種砲聲不住的響着。

卡丁司基嘴裏啣着一根烟斗。保羅睡着。

很大而響亮的爆發聲。保羅醒。

卡丁司基 你驚醒了嗎？那是信號，飛到那邊樹林中

克洛波 向空中看這東西真是好看呢，可是有一點兒危險。

近處有砲彈落下炸裂，新兵駭叫得跳起來，更近處又有砲彈落下。

卡丁司基 放下煙管唔，漸漸地都來了呢。

猛烈的砲火衝擊，大家都匍伏在地面上。後，漸漸安定靜下去。

保羅

站起來，推旁邊的新兵。喂，已休戰了，出來吧。新兵抬頭，慌忙地向四周亂看，忽然恢復

了注意力，狠狠地用手把屁股按着，難爲情似地向保羅看着。好好，這有什麼害羞呢，這

是常有的事。就是老資格的人有時聽見砲彈，也要駭出一袴的尿來的。你趕快

到那邊樹旁去把裏面的袴子脫去好啞。

新兵跑開去。遠遠傳來一陣淒涼的嘶叫聲。

保羅

克洛波，那是什麼？

克洛波

也許是第三中隊或第四中隊的人吃中了子彈吧。

卡丁斯基 馬，中了子彈的馬。

岱特林 馬，趕快槍殺牠。

砲聲已停，馬的悲鳴愈加淒厲明晰。

岱特林 槍殺了吧。聽見了心裏怪難受的。

保羅 喂，把望遠鏡借給我看看。從卡丁斯基處接來望遠鏡。呵，一匹黑的馬。真該死，肚

皮破了，腸子裹在腳上。

岱特林舉槍瞄準，預備射擊。

卡丁斯基 把岱特林的槍向上面一抬。喂，留心一點啊，不是有看護兵在跑過去嗎？

岱特林一驚，放下槍。大家坐下，用手塞着耳朵。隨即聽見二三聲槍響。保羅從望遠鏡探視。

保羅 不行，還沒有打中，又一會，槍響。嗚，中了，在地上滾着呢——倒了倒了。

叫聲止。

岱特林 叫我倒要問一問，究竟馬有什麼罪呢？坐下。我想人不應該把馬拖到戰場上

來。那是不應該有的殘酷的事。人要打仗，就人同人打好哩，何必把無辜的畜生來犧牲呢。

巨大的砲彈飛過把塵土泥沙都掀飛。

克洛波 不行，又來了，大家還是躲進去吧。

接連幾砲，戰壕被攻破。

卡丁司基 推保羅，叫。毒氣砲來了，毒氣砲來了，大家注意。戴上自己的面具。

保羅 叫 毒氣砲來了，毒氣砲來了。

用面具蔽了呆若木鷄的新兵一下，新兵想縮頭。保羅先把自己的面具戴上，再替新兵戴上。

「毒氣砲來了，毒氣砲來了」之聲，漸漸傳佈開去。濃密如雨的毒氣砲向戰壕不斷地沖進，爆發，突然，一個新兵傷了手腕，痛得跳起來要扯他的面具。卡丁司基沖上前去，把他的手死力地按住，新兵發狂地奔逃開去，扯下了面具，用口吮着自己的手腕。立刻毒氣沖進肺腑，苦痛，呻吟，然後絕命。又一聲砲聲，一個新兵倒下，卡丁司基跑去查看他的傷處。

保羅 從戰壕中伸出頭來，並下面具。好了，不要緊了。那邊都已經扯下面具了。深呼吸好了，沒有毒氣了。

卡丁斯基 並下面具你那兒受了傷？查看不要動，馬上替你包扎。

卡丁斯基和保羅替新兵脫下衣服，發現這兵就是方才去脫褲子的那個新兵，腰部已經受了重傷。他們把水壺的水給了一點把他喝，替他用綢帶包扎。

卡丁斯基 不要動，等一會兒，我們去拿担架來抬你去。

新兵 細語 你不要去。

卡丁斯基 就回來的，去拿担架來抬你。

新兵 小兒般地不要你去，不要你去。

卡丁斯基 對保羅 這樣倒不如用手槍來把他打死吧。

保羅 反正不過只活得兩三天，真是用手槍打死來得好。

卡丁斯基 真可惜，這還一個年紀輕輕，漂亮的孩子。

保羅 可惜又有什麼用呢？

卡丁斯基 把你的手槍給我。

卡丁斯基 標準放槍。黑暗。槍聲。

第三場

黑暗中，砲聲漸遠。舞台亮，示出第一幕第一場之草地。保羅，卡丁斯基，克洛波，魯特林，密拉，愛司特夫斯，團團圍坐着，把裏襯衣攤在膝上，赤裸着上身捉虱。

克洛波 對愛司特夫斯 喂，你身上的虱爲什麼特別漂亮呢？給我瞧瞧看。咦！頭上還有一個

紅十字。

愛司特夫斯 有什麼奇怪啊。這是在野戰病院，直接從軍醫長身上過來的，當然有紅十字啦。

密拉 喂，克洛波，現在馬上就會和平了，你打算怎樣呢？

克洛波 那裏會和平啦。

密拉 要是真能和平了，你打算怎樣呢？

克洛波 第一件，就是退伍。

密拉 那不用說，退了伍之後怎樣呢？

克洛波 拚命的喝酒。

密拉 別開玩笑，我是規規矩矩地在問你。

克洛波 誰同你開玩笑，我也是規規矩矩的呀，你的意思是要我說做別的事情嗎？那可真

冤，這一仗打下了，我們都不中用了。簡直是成了一堵泥牆，一點也不像個人了。

卡丁司基 至於我呢，對酒也得喝，不過先得跑到火車站——坐火車，上我老婆子那兒

去……唉，天知道，和平！從紙包中拿出一張相片，給別的人看。這就是我的老婆啊。馬

上拿回來，藏起。哼，打仗，打他媽的仗！

保羅 算了吧，你總算好的哩，還有老婆和兒子呢。

卡丁司基 當然啦，可是我總不能叫他們挨餓，叫我老婆子去養我呀。

大家哄然笑。

克洛波 卡丁司基，你別擔心。我想你這傢伙，就是把你放在沙漠裏，要不了一點鐘，你也

許可以弄到椰子，煙肉和葡萄酒來作晚餐的肥。僅僅養活一個老婆，怕什麼呢。

密拉 喂，愛司特夫斯，和平了之後，你怎樣呀？

愛司特夫斯 難道就是這回戰事結束之後——

密拉 是呀，結束之後——

愛司特夫斯 女人呢？

密拉 女人也可以回家。

克洛波 是的，女人也可以退伍回家。

愛司特夫斯 漸漸興趣那麼我就這個辦法。找一個頂肥頂胖的女人，脫了褲子赤裸裸地

同她摟抱着睡在有彈簧的天鵝絨的床上。朋友，你想想看，多舒服，那我可要幾

個禮拜都不穿上褲子呢。

大家突然地沈默。

密拉 漸開口 然後呢？

愛司特夫斯 然後陞做下士，再在軍隊裏鬼混一下。

保羅 再入伍？你也許發了神經病吧。

愛司特夫斯 你幹過挖煤的工作嗎？什麼事情都是不容易幹的。

保羅 但總比挖戰壕好一點吧。

愛司特夫斯 不過打仗也可以有舒服的時候的。

倍特林 半斤對八兩，難兄碰着難弟。

愛司特夫斯 要是沒有仗打，當兵豈不是比挖煤好得多嗎。如果幹上十二年，還可以拿

恩餉，拿了恩餉，再當憲兵，豈不是可以一天到晚的蕩馬路，逛圈子嗎！

卡丁司基 你呀，你不會高陞做下士的。

愛司特夫斯 發怒，穿上襯衣。你們不應當這麼看不起人吧。

卡 上。

克洛波 卡登，你在幹什麼呀。

卡登 在想把希美爾司託斯那傢伙關在籠裏，每天早上，用棒痛痛快快地亂打他一

陣。大家笑。

密拉 你呢，昏特林？

昏特林 憂鬱地注視空中 我只想，在秋收以前回家去就好了。寂寞難過似地走開去。……

保羅 真的，他家裏只有他老婆一個人在種田呢。

克洛波 喂，希美爾司託斯那傢伙來了。

卡丁司基 怎樣又來了。在兵營裏同補充兵玩夠了嗎？

希美爾司託斯上。卡登騎下去。沒有人去理會希美爾司託斯。希美爾司託斯覺得有點忸怩，最

後對離他最近的克洛波談話。

希美爾司託斯 你在這兒嗎？

克洛波 嚙，在這兒。

希美爾司託斯 你們都好像不認得我似的吧。

卡登 依然騎着不動，都認得。

希美爾司託斯 呀，你是卡登，是嗎？

卡登 你居然也記得我嗎？

希美爾司託斯 什麼「你」呀，「你」呀。你忘記了我是什麼人了嗎？

卡登 起立，走近希美爾司託斯。你連你自己是一個什麼東西都不知道了嗎？你是一個野雜種。

個野雜種。

希美爾司託斯 怎麼，你這銅匠，你忘記了對長官說話時是要立正不動的嗎！

卡登 模倣長官的口吻，揮手。稍息，立正，解散。

希美爾司託斯 我以長官的資格命令你立正！

卡登 此外，還有什麼沒有呢？

希美爾司託斯 你服從我的命令嗎？不服從嗎？

卡登 請問我的屁股吧。掀起屁股。

希美爾司託斯 把你提交戰時執法。

走開去。愛司特夫斯因為笑過了度，以致脫了下頰。克洛波用手掌擊了一下，才復元。

卡丁斯基 他把你交戰時執法，那才麻煩呢。

卡登 他真的會那末幹嗎？

保羅 那可說不定，也許會幹的。

卡丁斯基 免不了坐五天監禁。

卡登 監禁五天，就是放假五天。

密拉 要是把你送進陸軍監獄，你怎樣辦呢？

卡登 送進陸軍監獄，那是再好沒有的事，我倒可以不打仗了。槍彈也不怕了，毒氣也

不怕了，虱蟲也沒有了，希美爾司託斯那傢伙也看不見了。喂，愛司特夫斯，到那邊去吧。

同愛司特夫斯去。

密拉 我規規矩矩地問你，你在仗打完了之後，回到家去怎麼辦？

克洛波 怎麼辦，到那時再講吧。喂，我們這班裏究竟還剩多少人了呢？

保羅 上次計算，二十個人裏少了九個。現在加上克梅里西，發瘋的耕茲，再加上給機

關槍打傷的彼得，共總戰死七個，打傷四個，瘋了一個。

密拉 活着的只有八個了。

克洛波 這都是在中學裏受了亨得雷克煽惑的人啊！

保羅 我們弄到現在這個樣子，都是亨得雷克的鬼把戲。他老是演說着什麼愛國愛國，等我們有了點感動的時候，騙我們到徵兵處去應徵。我真是恨透了那個陰溝裏的老鼠似的小東西。

克洛波 那般一天到晚心中藏着騙人的演說的那般傢伙真要不得，專騙人去送死。

保羅 抽出信箋護國的勇士，鐵血的青年。哼，放他娘的狗屁！

克洛波 什麼鐵血青年，我們還沒有到二十歲，已經成了老年了。還青年嗎，青春嗎？

密拉 仿亨得雷克的口吻雄心卡爾王有幾個兒子。

保羅 仿亨得雷克的口吻沙伯戰爭在什麼年代。

克洛波 仿亨得雷克把日本的滿洲侵略概狀講一講。

密拉 仿亨得雷克你這頑皮東西，一輩子也成不了氣。

保羅 仿亨得雷克克洛波，你的道德太不行，你沒有好性格。坐好，扣你三分。

密拉 仿亨得雷克戴眼鏡狀什麼叫做愛國，從前菲希特怎樣解釋的？

保羅 反正是要我們來打仗，倒不如乾脆地告訴我們：「刺刀刺進肋骨，會拔不出來，

最好對肚皮戮。」這樣豈不是好得多。

密拉 打完了仗，再到學校裏去坐冷板凳吧。

保羅

再也不會去請教了，學校所教的東西有什麼用，真是世界上再傻不過的東西了。

卡丁斯基

躺在地上所以我常常說，教育這東西不過是騙人的玩意吧了，你看，那一個有錢的人來當兵，吃糧呢？我們之中，誰都曉得打仗是殺人的勾當，可是他們却當做全武行的戲瞧呢。

密拉

的確，他們從來沒有教過我們一句有用的話，一件有用的事，不過想教我們一點兒職業的本能。

卡丁斯基

哼，學校眼根兒就沒有教給我們一點職業的本能，只教我們去騙人，或是把對自己不利的人抓進牢裏去。

克洛波

你想，卡登也有過職業的，岱特林也有過職業的，愛司特夫斯也有過，即是希美爾司託斯那傢伙在未打仗之前也有過職業的。我們是在沒有找着職業之前就來打仗了，可是仗打完了之後，我們究竟是幹那好呢？

密拉 我是不曉得的。等到那時候有什麼，就幹什麼吧。

保羅 你說，我們能幹什麼？我們已經退化到同非洲土人一樣了。他們現在是在不斷地進步，而我們却是在不斷地退步呢。

克洛波 我是一樣也不想幹。我想也許在這裏死去了吧。說句老實話，我是沒有打算能夠活生生地回到德國去的。

保羅 一想到和平，我往往就會想得耍幹一件兇惡的事。就是我們受了這許多痛苦，總得報服一下才行。不過那應當怎麼去幹，我不知道——我說不出。

克洛波 本來我們的將來就是一個很苦悶的時期了。他們那些高高在上的人們是不會想到，我們做了兩三年的劊子手，要想像脫靴子似的把這種習慣脫去，是辦不到的事啦。

保羅 我們正是在自殺呢。

肥胖的大班長和希美爾司託斯上。

班長 急問卡登在那兒？

大家起立，搖首作不知狀。

希美爾司託斯 這些傢伙們都曉得的，快說！

班長 向四周看在十分鐘之內，卡登須到辦公室來。知道嗎？兩人下。

克洛波 下一次修戰壕時，我準把鐵絲網扔在他腳上去。

保羅 待我去告訴卡登一聲，叫他暫時躲避一下去。

卡丁斯基 又來了。

希美爾司託斯又來。

希美爾司託斯 混帳東西，快去找呀。

克洛波 誰是混帳東西？

希美爾司託斯 混帳東西就是混帳東西。

克洛波 請班長說話注意，我們不是東西。

希美爾司託斯 誰叫你們作東西。

克洛波 你。

希美爾司託斯 我？

克洛波 不是你，是誰！

希美爾司託斯 討厭似地橫着眼睛瞞着克洛波。保羅回來。

希美爾司託斯 對保羅 你看見卡登沒有？

克洛波 橫躺下去你從來沒有到過前線的吧。

希美爾司託斯 不是問你這些話。快把我所問的話回答我。

克洛波 好，回答你吧，起立你看見那天上浮着雲的地方吧，那雲就是榴散散砲彈的烟，也

就是我們昨天打仗的地方。下次如果榮幸，你能同我們一起上前線去，我準在死前未降臨之前，先到你那兒去，非常沉默幽靜地向你表示敬意，然後再問你說：「現在請你死去，總不礙事了吧！」我們在那時正需要你。

希美爾司托斯紅漲着臉走去。

卡丁斯基 就是拘留三天也值得的呢。

保羅 下次，我也來一下吧。

第四場

夜裏。四週圍着鐵絲網的拘留所。——本來是一個鷄棚。卡登和克洛波爾在裏面。外面站着一

個瞭望兵。保羅和卡丁斯基走來。

克洛波 喂，你們來了嗎？

卡登 卡丁斯基和保羅萬歲！

卡丁斯基 瞭望兵，很辛苦了。你抽紙烟，還是雪茄呢，放烟和雪茄在手中，瞭望兵取了一隻。

喂，兩位朋友，這是一點小禮物。交包裏給卡登。

卡登 是什麼，是什麼？

克洛波 給我看，給我看，慢慢地打開。

裏面是裝好了一堆燻鴨肉。

克洛波 啊，燻鴨肉呀。

卡登 呀，永世不忘的恩典呀。

兩人大吃。

保羅 吃完了打一場撲克吧。

克洛波 一邊吃一邊打也行。

四人圍了鐵網坐下，玩撲克。

第三幕

第一場

映畫 總攻勢。

映字 向前線——戰壕。

映字 第一天。

夜。一羣兵士正在狐疑着，遠遠不斷地傳來撲克的聲息。

甲 什麼聲音呀。

乙 消聲音早就在那兒不住地響着。

丙 正在對一面。

丁 是敵人在退却吧？

卡丁司基 胡說！那是英國兵在搬砲和運兵的聲音。從聲音上聽起來，他們右翼至少增

加了四尊二十五生丁的大砲。

保羅 白砲也加了呢，花樣兒真不少！

戊 喂，剛才我們走過的那樹林後面，你們知道堆着些什麼？

己 剛才經過的樹林嗎？不知道。

甲 我去拿手榴彈時看見過的。你以為是些什麼，我還當作是牆壁呢，誰知一瞧竟

是兩行白木棺材，至少總有一百多付。

乙 哼，總攻擊開始了，棺材也預備好了。

丙 嚙，我們大概都要到這個裏面去睡覺了呢。

卡登 哼，睡到棺材裏去嗎？那倒好了，像你這樣一個冷人作打靶用的傢伙，只好請上

帝來天葬你，那裏有棺材給你裝。

卡丁斯基 死在露天裏，還便宜了你，也許一不當心，給戰壕上的鐵抓撕碎了你的肉，恐怕連一飯盒還剩不來呢。哈哈哈哈哈！

映字 第二天，

白天。

密拉 呀，不對啦。又有臘腸和白蘭地吃，準是又有大戰來了。

克洛波 遲早總是要來的，早一點來不是一樣的嗎。

卡丁斯基 嘿，我們送死了，就給好東西給我們吃。不過有好東西吃總是好的。

愛司特夫斯一方面吃臘腸，一方面拆頑強的銅導帶。

克洛波 喂，你在幹什麼？

愛司特夫斯 什麼？在拆導帶。

克洛波 拆下來幹什麼？

愛司特夫斯 留着給我的新娘做襪腳帶。

大家笑。

保羅 說得對，你倒不是一個傻瓜呀。

卡登 把導帶向自己腳上試。喂，愛司特夫斯，你說是你新娘的腳嗎——腳是腳，屁股是

屁股，不得弄錯的呀。喂——你新娘的屁股像一個——豬屁股吧？——是不是？

……我很想摸摸這種女人的屁股呢。

愛司特夫斯 像個肥豬呢。

卡丁斯基 給地雷一轟，那更有味道呢。

保羅 爲什麼？

卡丁斯基 你看見過給地雷轟過的人嗎？

保羅 沒有。和砲彈打過的一樣吧？

卡丁斯基 大不相同。我看見過兩三個，真是莫明其妙。一個人給地雷一轟，就會從肚皮

地方分爲兩片。大概是空氣的壓力或是震動的原故吧。有一回我看見一個給

地雷轟過的兵，僅僅戴着一頂鐵帽子，坐在樹樑上，等我走過去，仔細一看，軍服已亂七八糟扔在地上，而且兩隻腳也沒有了，赤裸着身子，僅僅頸項上面有點布片，坐的樣子也有點兒怪。

保羅 這真不是玩的哩去。

愛司特夫斯 喂，你亦條條的坐在女人的兩條大腿中間倒怪有趣的呢。要是沒有了腳再坐上樹頂也好的。

克洛波 好了，再別說笑話了吧。把這種駭人的話講給小孩子聽，要是說得太多了，會使他們害怕的。大家仔細地把刺刀擦一擦。有誰的刺刀像鋸齒的嗎？要是有的，可不行，趕快交出來。你是的嗎？唔，這不行，你要是帶着這樣的刺刀，給敵人捉住，準活不成。我已經看見過手裏握着這種刺刀的死屍，有好些個了。死的樣子真慘，據說是先用刺刀把鼻子割去，再將眼睛挖出，然後用泥塞在鼻子和嘴裏，悶死你。你的刀也是這樣的嗎？還有人有嗎？誰有的趕快拿來調換。不過近來衝鋒，也不

大用刺刀，大半用手榴彈和鋼刺，因為刺刀有時刺進去了，拔不出來，而且會斷。可是鋼刺就好得多了，既可衝鋒，殺頭，還可以從頸肩一直割到胸裏去。所以最好你們把鋼刺也磨牠一下。

丁 還在轟轟的響呢。

映畫 砲車搬運砲彈的砲兵。

卡丁司基 這簡直是同撤姆遜戰的情形差不多了。接連轟轟地輸送兩天的車，然後不分晝夜的打上七天。

戊 別的戰壕中都說是英國軍隊已經把坦克車，步兵，飛機都集中在這兒來了。這消息是真的嗎？

卡丁司基 也許是真的。喂，你們不要把毒氣面具從胸口卸下來，不然，把毒氣一吸，那就糟了：皮是皮，肉是肉，骨頭是骨頭，一切東西都腐爛掉，眼睛珠也會像爆魚似的彈了出來。

保羅上。

保羅 喂，卡丁司基，來。

卡丁司基 什麼？

兩人靠近一角。

保羅 我剛才到第四中隊的戰壕裏去，聽見了一個重大的消息。

卡丁司基 是什麼重大消息呀？

保羅 今天朝上，我們背上的那個第二袋口糧，據說是毒藥。

卡丁司基 毒藥？撒謊。

保羅 長官不是對我們說，要是聞着了毒氣，吐起血來的時候才能吃的嗎。因為吸了

毒氣，吐起血來，就沒有辦法救了，所以就叫我們吃毒藥，早點死去，免得難過。

卡丁司基 真的嗎？

保羅 他們那邊大家都已經知道了呢。

卡丁斯基踉蹌起立。

保羅 卡丁斯基，怎麼啦？

卡丁斯基 我有點難過，想回家去。

保羅 喂，不要站起來把頭伸出去，不然，真的要回老家去了呢。

卡丁斯基 蹣下，我真不明白，不懂。

舞台漸漸沉入黑暗。

映字 第三天。

從黃昏直到深夜，不斷地吼着狂烈的砲聲。戰壕已不是原來的形狀了。有的在角暗自傷心哭泣；有的匍伏在地面上；有的呆坐着廢壞牆壁。大家全身都是污泥。保羅爬進來。

保羅 現在總算弄到一塊黑麵包了。不知道他們從什麼時候弄了這麼許多砲彈來，連我們砲兵陣地裏也光顧了許多砲彈。砲火太密，駭得人一動也不敢動，和後方簡直沒有辦法聯絡。

大家吃着保羅拿來的那一塊黑麵包。有人吃了作嘔。

突然，一個新兵發了戰壕流行症，兩眼突起發亮，磨嚙着牙齒，把拳頭一捏一放，很快地站起

來，踉蹌地從戰壕出口跑出。

保羅 喂，你跑到那兒去？

新兵 馬上就回來的。

保羅 等一會，一會兒就沒有子彈了。

新兵不響，依然走。

保羅 叫你等一等再走呀。

保羅和克洛波二人把新兵拖住。新兵跳起來。

新兵 請你放我吧，我想走回去呀。口角流涎，半吞半吐似的含糊地說着話。

保羅 野克洛波好好捉住，要是給他跑走了，到了沒有掩護的地方，就完結了。打了新兵幾

下巴掌。新兵漸安靜。

飛來一個流彈。三合土的壕壁振動作響，砂土亂飛四散。雖然沒有死人，但剛才那個新兵又騷動起來，而且又有兩個新兵發了狂。一個已經跑到外面去了，那一個盍想臨時中彈跌倒。第一個已經完全瘋狂了。保羅和克洛波把他死力地縛綁起來。

突然，如雨的砲彈停止攻擊，大家吃驚。隨即，各處傳來有「敵人衝鋒」之聲。大家陸立起，握住步槍。機關槍拍拍不斷。愛司特夫斯和克洛波擰手溜彈。旁邊有二人把拔了指針的手溜彈給他們。前面有推倒鐵絲網的聲息。死者顛頽倒地。隨即法國兵衝進來。肉搏白刃戰。被縛的兵和其他兩三新兵被殺。愛司特夫斯負重傷。德兵退却，法兵追上去。退場。傷兵呻吟聲。

遠遠的衝鋒喊殺聲。

又是一陣騷動呼喊，法兵再被衝退，奔過戰壕，逃去。德兵追上去。

希美爾司託斯躲在戰壕壁內匍伏不動，被保羅發見。

保羅 惹號 是希美爾司託斯嗎？滾出來，衝鋒！希美爾司託斯全身顫慄。出來出來！保羅拉他

的手，希美爾司託斯甦了起來。保羅捉住他的頸項前後亂搖。喂，混蛋，叫你出來，就快出

來——豬獯，你想逃嗎，混蛋，踢他的肋部，把他向上推。混蛋！

保羅一面踢希美爾司託斯，一面跟大家衝上去。

一會兒，大家回來。扛抬傷者。收埋死者。衛生隊大活動。

愛司特夫斯 我已經不中用了。

克洛波 發見畏縮地匍伏着的希美爾司託斯。喂，是希美爾司託斯呀。久違了，久違了，你還沒

有死呀。把你的背給我們看看，或許有點刺刀傷吧。

一片呻吟聲：救命呀，救命呀！

卡丁司基 喂，在那兒匍行去找尋。

保羅 喂，不是這兒，是那邊，好像再右邊一點呢。

克洛波 把望遠鏡給我看看。從希美爾司託斯身邊擡下望遠鏡看。怎麼沒有看見一個人是動的呢。

保羅 也許是打壞了腰骨或者是背脊，所以不能動吧。可是別的部位總該動一動呀。

克洛波 大概是伏在地上，不能翻過來，只好對着地面叫人去救；所以聽不見聲音的方
向囉。

卡丁斯基 退回來。不行，找不到什麼地方都沒有。

中隊長 第二中隊——第二中隊——第二中隊在這兒嗎？出來。

大家起立。

中隊長 都在這兒嗎？只有你們幾個嗎？再沒有了嗎？第二中隊都在這裏吧？

一，二，三，四，五，……三十二。以後就聽不見報數了。

中隊長 再沒有了吧？各小隊——嘿，第二中隊留在這兒稍爲待一會，馬上就換交替了。

誰去當步哨——保羅·布意美耳，你去站步哨。大家就在這兒稍息一會兒去。

除保羅外，舞台全體黑暗。傷兵之呻吟聲依然可聽。「愛利兒，這裏，愛利兒，——看電影去？——好乖乖——救命啊。——痛得很啊。——」哭聲。

保羅 暗中自語我自己也會希望過來，可是現在怎樣了呢。希望總究竟是希望吧了，什麼

都完了我。已經老了我，已是快要死了啊，完了，完了，一切都完啦，即是青春能夠再回來，我又能幹些什麼呢？我現在雖然是站在這兒，然而同死人有什麼分別呢？像一個被人遺棄了的私生子，像一個頹死的老人。我已經沒有人生的趣味了。我已成了一付活屍，過去的種種經驗把我毀了，毀得不成人形了。我吃着狗吃的東西，幹着不是人幹的事。我殺人，而自己也被殺了。我已經不是人了。像我這種生活，還算是人嗎？

第二場

映畫 後方——野戰補充兵駐所。

野郊，滿是生着葉子的樹木。上手有臨時草做的戲臺。中央有兩部車子，上塗青色和橙色，有窗，有門，門口有階級。

附近地上有鍋爐和燒飯的家具。車門開時可見裏面有床。車裏壁上有衣櫃，有花瓶。車門上右

牌，一個上面寫着：

MOB.

Feld Freudenhaus, 20,

Offz. Abt

另一個是：

MOB.

Feld Freudenhaus, 21,

Fur

Soldaten]

下手有小河，河旁遍植楊柳。

河對面是一間鄉村茅屋。

黃昏。

戲台上正在演劇。有硬卡片，上書：

思想劇

戰爭與和平

第一百六十四騎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演出

兵士們多數在觀戲。

劇中劇：

卡丁司基扮少女。卡登扮將軍，手舉國旗在跳舞。鐵飯鏟，手風琴，鐵罐的合奏隊在奏德國國

歌。

少女 啊，現在戰事完結了啊。

將軍 是呀，小姐，現在上帝已賜和平給我們了呢。

少女 我很想立刻就到西努河邊，我的愛人那兒去。

下面哄鬧。

仗還沒有打完啦。

小姐只愛愛人不愛國啊！

哼，我的老婆好得多了。

卡丁司基萬歲！

卡登好！

鞋店老板不錯。

銅匠師傅。

將軍 啊，小姐，你的愛人住在西努河畔嗎？

小姐 是的，是在浪漫風流的西努河畔。

將軍 小姐，可是我想你的愛人沒有我這麼好的鬍子吧。撫自己的鬍。

小姐 鬍子？這種東西接起吻來，豈不礙事嗎？

將軍 小姐，我想你的愛人是沒有這種勳章的。玩弄勳章。

小姐 多謝吧，掛了勳章又有什麼意思呢。

魯特林和克洛波所扮之馬上。

將軍 不過，小姐，我想你的愛人走沒有這種樣的好馬的啊。

小姐 啊，那有什麼關係，我的愛人比馬還要強壯結實得多呢。

將軍 失望而惱羞成怒。哼，小小小姐，你居然一點沒有愛國心嗎？你竟然把保衛國家的

的同胞當作敵人嗎？

將軍和馬追少女，少女邊逃邊叫，觀衆又騷動嚷叫起來，保羅扮作獨脚殘廢軍人出場，對少女施敬意，助少女拒絕將軍。台下有人叫。

聲 獨腳的色鬼呀！

聲 保羅，我們祝你勝子成功啊！

將軍不好意思，難爲情，不進了，站在那裏擦鬍子。

小姐

謝謝你，想伸手給保羅，忽然見保羅只一隻腳，呵，怕人呢，只有一隻腳，逃去。

將軍

呀，是保羅嗎。你好哇，找到了事情沒有，還沒有吧。你從什麼時候起當憲兵的呀，混蛋。打保羅一巴掌。

保羅

你打我幹什麼。

將軍

你敢反抗，就以軍法從事。

突然，擲來一地雷。煙霧迷漫，一個人也看不見。煙散之後，保羅失了軍裝，兩腳，倚杖而立。馬也失去了假皮，剩下克洛波和岱特林二人立著。將軍不見了。

台下拍掌喝采，幕落，觀眾散。幕上畫着一個穿夏季時裝的美人和一個白襯青衫的青年相倚立
在海岸。

劇中劇完。

保羅，卡丁斯基，岱特林，克洛波，卡登，從舞台後面，邊出來邊整理衣著。

卡丁斯基 喂，這畫畫得不差，是誰畫的？

卡登 啊，真不錯，是個美人呢。

保羅 你瞧，這雙漂亮靴子，行起軍來，恐怕不到一里路就破了。

克洛波 這女人大概有幾歲？

保羅 有二十三四歲吧。

克洛波 不行，那豈不是比我年紀大了嗎，我想她不過十七歲。

卡登 哼，十七歲，那正好配你吧！

克洛波 我在家也是穿白袴的。

保羅 我也是的。

卡登 在家也不一定非要穿白袴。

大家互相注視他們的污禿的軍服。卡丁斯基一聲不響地用黑漆把畫上那個青年的白頸塗黑了。

並且替他畫上許多箭子。

克洛波 你真該死。

卡丁司基 對畫上美人喂，給我們捉捉虱蟲吧。

保羅 對畫上美人不錯，替我們做兩件乾淨的襯衣吧。

岱特林 對畫上美人做幾雙襪子也行。

保羅 唔，襪子也要的。喂，我們出去散散心好不好？

卡丁司基 好，去走一會兒吧。

大班長上，把帶來的一張紙，用釘釘在車上。大家走去看。

克洛波 什麼呀，什麼呀。

卡丁司基 我早就感覺到這兩乘車子有點特別，古怪。

岱特林 保羅，你念念看。

保羅 戰場移動狡院，注意！

卡丁司基 啊。大家很感動。

保羅 一，爲防止無秩序和過度勞動起見，特定規則如下：工作時間，除星期日休息外。

其餘六天每天下午四時起至九時止。工作量，每人每天進招待十八。費用，兵士三馬克，時間十五分鐘。（此項時間係包括出入車子時間一併在內。）下士四馬克，時間二十分鐘。將官，六馬克，時間，三十分鐘。二，設備，車上不賣點心食品。三，時間分配，星期一，第一百六十四聯隊第一大隊。星期二，第一百六十九聯隊第二大隊。星期三，第一百六十四聯隊第二大隊。星期四，第一百六十九聯隊第二大隊。星期五，第一百六十四聯隊第三大隊。星期六，第一百六十九聯隊第三大隊。

克洛波 哈，我們是星期一。

卡丁斯基 咄！

卡登在計算袋中的錢。

保羅

繼續念下去，各大隊可在指定之日，由班長各領入場券二十張分發。負責直接畏官須隨時查訪，以免滋事。五，從後天（星期三）起始開幕。

岱特林 讓我看看吧。

克洛波 扶在我肩上好。

岱特林扶克洛波肩觀看。

岱特林 沒有人，車中是空的。

卡丁司基 開右手的車門。還沒有上鎖。大家聚攏去看。

卡登 啊，還有兩個花瓶。

克洛波 還有兩張床。比那邊的一個好得多。

岱特林 當然啦。這兒是給官長用的。這床是真軟柔舒服呢。

卡丁司基 這法子想得真不差。包管生意興隆通四海。

保羅 不曉得是誰出的主意，真會想。

卡登 不過我總不懂：為什麼軍官的時間要比我們多一倍呢！

卡丁司基 看看空床，真沒有意思，反叫人心裏難過。

卡登 到水裏去打困吧。

保羅 水裏去玩一下也不差。

克洛波 去，去。

大家脫去衣服，只剩一條褲，跳進河去，潑水玩。

對岸有三個法國女人在散步。

卡登 喂，天仙美女出現了呢。

卡丁斯基 法國女人真不錯。

保羅 喂，波法爾。

克洛波 肯得爾。

卡丁斯基 馬休爾·里昂。

卡登 喂，喂，馬丹，馬丹，馬丹媽。

女人笑了，站住。卡丁斯基等從河中先後爬起來。卡丁斯基從衣袋中拿出麵包給她們看。女人

招手，意思是叫他們過河來。

卡丁司基 喂，長官有命令不許我們到那邊去。不懂真糟糕。喂，有人會講幾句法國話嗎？

做手勢。你們到這兒來。

女人們搖頭，用手指她們自己訪家，好像是叫他們到她們家中去。

克洛波 啞依，啞依，啞。 洗手勢，意思是說我們今天晚上來。

女人點頭。做手勢表示要他們帶麵包去。他們表示麵包之外，還可以送點別的許多東西給她們。

保羅被克洛波一推又跌進河去。女人們進屋。他們拭乾身體，着衣。

卡登 許多時都不曉得，原來還有這樣漂亮的好貨呢。

克洛波 苦已經吃夠了，也應該走點桃花運。

岱特林 我頂歡喜那小的一個。

保羅 現在還不是挑選的時候。那小的一個是我早就預定了的。

卡丁司基 別鬧。現在女的只有三個，男的倒有五個。還是先回去商量一下。

克洛波 不許誰暗中先祕密溜去呀。

倍特林 那還用說嗎。

卡登 像這種車子，比起來簡直成了一個垃圾堆。

卡丁斯基 是呀，不知是什麼天仙化女好寶貝，要三馬克十五分鐘。真貴。

大家退場。保羅因為衣服濕了，比他們後走一步，將退場時突見一個女子預備進二十號車去。

保羅 愕然吃驚。利亞！

利亞見是保羅，連忙逃進車去，把車門關上。

保羅 敲車門 利亞，利亞，不要關門呀。

利亞 在車裏面可是我不好意思呢。

保羅 傻子，世界上的事，有什麼好意思不好意思呢，出來吧，把你鄉中的事告訴我吧。

利亞 啊——唉。

保羅 家中怎樣了。大家都很苦吧。

利亞

嚙，很苦呢。

保羅

快打開門，出來吧。我們現在誰都是厚皮死臉，沒有什麼面子不面子的了。這又不是我們的過錯，有什麼不好意思呢。你的父親和母親呢？

利亞

慢慢出來。父親生腳氣病死了。母親在兵工廠做砲彈，不過近來沒有好的營養，也不行了。

保羅

我家的情形呢？

利亞

坐在階上，我離開普萊梅爾已經半年多了，所以近來的事情，我不曉得。我剛走的時候，你父親是幹着貼信封的工作……

保羅

郵局呢？

利亞

不清楚，也許停止了。自從宣佈大戰之後，什麼都停止了。吃的東西很少，想買一點肉，得在肉店門口等上半年，即使買到了，也不過一薄片。強壯一點的就出去打仗，沒有打仗的就在家失業。呀，有人來了，你快走。在車子門口和人談話

是要除名的啊。進去，關車內。

映書 肉店前的行列。飢餓的小孩。飽胖的富人。

保羅忙下。

卡丁司基獨自一人輕手輕腳上，懷中抱着一個小包裏，脫裏，鞣，打算渡河●

第四幕

第一場

映字 休假——十七天。

映字 回家——省視母親。

映畫 進行中之火車。兩旁的風景慘淡。火車進車站。

保羅家中。

樓上的房間。用夾板壁分成三個房。下手是保羅的房，中間是廚房，上手是母親和姊姊的房。下手房門通樓梯，上手的門通父親的房。當面牆壁上有兩扇小窗。保羅房中有自製的輕便書架。壁上釘着許多從雜誌剪下來的圖案圖畫。小床。小桌子，桌上有筆，墨水瓶，和書。

母親躺在床上。姐姐在廚房做事。黃昏時。姐姐開樓梯上有脚步聲，開門，驚喜得沖出去。

姐 呀，保羅，保羅。跳進房來。姆媽，姆媽，保羅回來了。

保羅，軍裝戎服，進房門口，想說話却又說不出。身體顫慄，倚着槍抓着鏡箱，難過似地靠在

門口。不斷地流着眼淚。

姐 快進來啲，你怎麼啦。

保羅 把槍靠在牆上，卸下背囊，放上鏡箱和剃刀帶。給塊手巾把我。姐給塊手巾把他。保羅

拭面孔。母親呢，還沒有起來嗎？

姐 她身體有點兒不舒暢。

保羅走近母親床邊，握她的手。

保羅 媽，我回來了。

母親 你受傷嗎？

保羅 媽，沒有受傷，是休假回來的。

母親 看見你回來了，真叫，我高興，可是不能起床，真沒有辦法。

保羅 媽的身體不大舒服嗎？

母親 今天我想起來試試看。

在保羅和母親談話時間，她常去看馬鈴薯餅，恐怕燒焦了。

母親 對姐，你去把洋仙桃子醬開一瓶給他吃——對保羅，這是你最歡喜吃的東西呢。

保羅 是的，可是我很久沒有得吃了呢。

姐 笑好像是預備你今天回來的樣子。正在做你頂歡喜吃的馬鈴薯餅和洋仙桃子醬。

母親 保羅，坐近一點，靠着我啊。

保羅坐在母親旁邊。

母親 保羅。

姐拿菓子醬和馬鈴薯餅來。一面在廚房做事，一面慢聲唱歌。

保羅 吃媽，我帶了許多東西回來了。

起立，把背籬拿到床邊，攤開，拿出愛脫美耳乾酪，軍用麵包。

保羅 這是愛脫美耳乾酪——這是軍用麵包，軍隊裏是吃這種麵包的，這是奶油，大

概有半磅多吧。這罐頭裏面是肝，臘腸。還有一磅牛油。這是米。這些東西在家裏

總可以允許吃的吧。

姐 不是可以不可以吃，倒是沒有得吃的呢。

保羅 你們的食物也很苦啦。

姐 自然，簡直就沒有呀，你們打仗的人呢？

保羅 也差不多。總算不至餓死就完了。不過，長官却還是吃着，着得很奢侈呢。

姊拿東西進廚房去。

母親 握保羅手苦了你啊。

保羅 沒有什麼。我們大家都在一起，所以也不覺得什麼苦。

母親 上次聽見哈萊恩利希脫·佛蘭特馬意雷說，近來前敵很可怕，據說有什麼毒氣砲。

保羅 各人有各人的說法，這不過是謠傳罷了。你看，我不是很平安地回來了嗎？而且還胖了一點兒呢。

母親 是的，真好像是胖了一點兒呢。

保羅 媽，我想換件衣裳。

母親 啊，衣服在衣櫥裏。

保羅開衣櫥，拿出一套尋常的衣着。還有小孩時的小袴。

保羅 還有這種小衣裳存在着嗎！我真是長得夠快，長得長多了。拿衣服，到自房中去，過廚房時間姐姐。母親到底是什麼病？

姐姐 倒床已有兩個多月了，不過這也用不着告訴你。有幾個醫生來看過，有一個說

媽的病好像是癌症。

保羅

唔，倚牀爸爸呢？

姐

爸爸倒沒有什麼不好。

保羅

他在那兒做事呀——還在郵政局嗎？

姐

——
不在了嗎？

保羅

姐

點頭。

保羅

那麼在什麼地方呢？

姐

白天他到屠宰場去幹點事情，掙不了幾個錢，不過有時倒可以帶點肉骨頭回。
近來他身體也不大好了。

保羅到自己房裏，換衣，看看壁上的圖畫，再到書架上把各種書抽出來看看。又在凳子上坐了

一會。然後，倚身桌上。

敲門聲，她出去開門。克梅里西的母親。

克梅里西之母 聽說保羅先生回來了。

姐 是的，請坐，他就在那兒。

保羅 立起啊，克梅里西的母親呀——

克梅里西之母 你寫給我的信是真的嗎？

保羅 點首，是的，克梅里西老太太。

她凝視着保羅，突然捉着他，大叫。

克梅里西之母 他死了，你怎麼倒會活着的呢？坐在椅子上大哭。你見到他的嗎？他臨死時

是怎樣的情形？

保羅 我時常和他在一起的。他是在衝鋒的時候，流彈打進了他的胸膛，立刻就死了。

信上寫的都是真的。他死時，一點也沒有受到痛苦。

克梅里西之母 你在對我說謊。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曉得他是受了許多痛苦的。我在夜

裏邊聽見他向我告訴，請你說句真話吧，我要求知道他的真實的情形，至少我要曉得我自己的兒子死時的情形。

保羅 我怎能把真實的情形告訴你呢。他中彈時，我正在克梅里西的旁邊。他連開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就死了。

克梅里西之母 請你對我說吧，我請求你說真話吧。大概你是怕我悲傷，難過，所以才騙我吧。但是你要曉得，我聽了你的假話，豈不更加難過嗎？這些假話，我聽了總是懷疑，請你告訴我，他是怎樣死的。無論死得怎樣殘忍，我都是願意聽的。老老實實地聽了，倒比我自己猜想的好得多呢。

保羅 帶點強硬。克梅里西君陣亡時，確實是沒有受到一點苦痛。面容很安靜的死了。

克梅里西之母 你能發誓嗎？

保羅 我發誓。

克梅里西之母 你能對耶穌基督面前發誓嗎？

保羅 微笑 對無論什麼人都可以。克梅里西君死時是一點苦痛也沒有受到的。

克梅里西之母 你所說的都是謊話。你難道以後不再見我的面了嗎？

保羅 是的，如果是謊話，我再不見你了。

克梅里西之母掩面大哭。

第二一場

映字 第二天。

保羅家附近的飯店中，鐵製的桌子和五六個椅子。店右手是馬路。店門有一個是開向馬路。中有客兩三人。

少校一人獨自喝完啤酒，起立。保羅穿軍裝，曲着背進來，和少校相面遇。

少校 怒吼 喂，爲什麼不行敬禮！

保羅 狼狽 失敬得很，因爲沒有留意。

少校 你以爲你這種說法是對的嗎？再沒有別的了嗎？

保羅 是，因爲沒有看見是你少校長官的原故。

少校 那麼，睜開眼睛仔細看看吧！你叫什麼名字。

保羅 一等兵保羅·意梅爾。

少校 那一聯隊？

保羅 第一百六十四聯隊。

少校 現在駐紮在什麼地方？

保羅 在赫馬草和皮克塔之間。

少校 那你怎麼跑到這兒來了？

保羅 小兵是昨天休假回來省親的。

你想拿你在戰場上的壞脾氣來在這裏發作嗎？那就大錯了，懂嗎？這裏是要守規秩序的。退後二十步，走！向前開步，走！

後面六尺才放下手。

保羅雖然滿肚子怒氣，但也只好向後退二十步，再向少校前行了六尺，舉行了軍禮，走到少校

少校

贊稱好，這敬禮很好。軍規是不能不這樣的，這次就免赦了你吧，好，散。

保羅再行敬禮，走開去，待少校走了之後再過來。擦着鼻子。舉啤酒。

保羅

哼，他媽的混蛋。喝啤酒。

在街上走過的牧師，看見了保羅這情形，走進來。

牧師

呀，辛苦，辛苦呀，戰場上怎樣了？很辛苦吧，軍規很厲害吧。不過，兄弟，不吃苦中苦，不算人上人。戰爭是最好的教師，你決不可因此退還，灰心。聽說，戰場上的食物還不差，是不是你的名字好像叫保羅吧。看你的樣子，準是一個好戰士。可是後方總不能和戰場上比，雖說是好東西是應該給軍隊，但是我們後方的人在家裏也夠受苦了。

地方審判廳長非利脫，楊格和儲蓄銀行行長勃拉資進來。

牧師 呀，勃拉資君，菲利脫。楊格君，我介紹你們，這位是昨天新從戰場上回來的保

羅君。

勃拉資 啊，是嗎，請到這兒來，招待保國衛民的戰士，正是我們的義務。

菲利脫楊格 戰場上情形怎樣了呀？大家都同心一氣，把殺盡法國人吧。

保羅 不，誰都想回家鄉。

勃拉資 大笑 當然啦。不過得把法國解決了之後才可以回來。請抽根烟吧。伙計拿酒來，

招待這位勇敢的戰士。

保羅取了一根烟，勃拉資替他點火。

菲利脫楊格 好，兄弟，乾一杯吧，爲了英勇的德意志戰士，乾一杯吧！三人同飲。

勃拉資 此次勝利，是不能以已經領佔了的地方爲滿足的，至少非把比利斯的全部和

阿爾撒斯，羅倫邊境的炭坑全部割過來不可。

菲利脫楊格 你們在前敵一直到今天還是不進攻，現在也要請你們，向前衝鋒才行，不

管他是英國兵或法國兵，連人帶馬地打過去。把他們打倒，豈不是立刻就和平了嗎。

保羅

他們的軍隊也很充實哩。英國兵還在不斷地增加，想打破他們也很費事的。本來打仗這事情不是像我們想像的那般容易。

勃拉資

那是你想錯了，那是你想錯了。你不過看見了一部份的情形，你不能够以部份的情形來判斷全部的事情。本來，你們也只能夠管你們的一部份的事，不能夠把全部綜合起來看的。

菲利脫楊格 對於你個人，這倒是很對的，因為假如你看見了全部事實，你反而要弄錯

了。你們只須拚命打仗好了，那是男兒最高的榮譽——德意志忠誠的臣民。你們上戰場，是要得到鐵十字勳章。上一次中央軍大勝利，不是很好的榜樣嗎。你是據我想上次應該從但卡爾克，孫脫美爾，卡雷海岸那兒上陸，再南下，豈不是更好嗎？佔領英法海口是最要緊的事，因為那是商品輸送中心點。

保羅喝完啤酒，站起，勃拉資拿了兩三枝雪茄烟到保羅口袋裏去。

勃拉資 祝你康健！希望不久可以得到好消息！

保羅付他自己的酒帳。

菲利脫楊格 我們就在這裏吃飯，好吧？

勃拉資 好。牧師先生呢？

牧師 好，就在這兒吧。

三人進去。保羅走出來，碰到美脫爾司台脫。美脫爾司台脫已失了一隻手。

保羅 喂，美脫爾司台脫，好哇。

美脫爾司台脫 呀，保羅嗎？好哇。

保羅 我算幸運，弄到十七天的休假。聽說你在軍隊中教練國民志願軍，是不是？

美脫爾司台脫 唔，是的，因為斷了一隻手，所以才跑到這兒來，免得再去進地獄，唔，有句

要緊後話告訴你，可是你別駭住了。

保羅 是什麼？

美脫爾司台脫 你不吃驚，就得發瘋。

保羅 快說吧，別裝腔。

美脫爾司台脫 就是亨得雷克也投入了國民志願軍。

保羅 大咳有趣，有趣。笑得跳了起來，抱着肚皮。

美脫爾司台脫 我告訴你，我從野戰病院回來，第一個就碰見他。他那時候又對我翹起大姆指，啞嘶着嗓子說，啊，美脫爾司台脫，你好哇。喂，保羅，我那時就鼓起眼睛，大聲說，國民兵亨得雷克，事情是事情，白蘭地是白蘭地，軍隊是軍隊，你大概總曉得吧。對長官談話，是該用立正的姿勢，懂得嗎？他那時的面孔，真有趣，好像油溜黃瓜，生炒牛肝。他沒有辦法，只好對我說了許多抱歉的話。於是我就一報還一報，對他演說了一頓軍國民精神教育。我說，好好聽着，國民兵亨得雷克！我們在學校裏的時候，你把一些一點都沒有用的東西教給我們，兩年前，又把還只十

七八歲的我騙到徵兵處去應徵。你從前的二十個學生之中的十二個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你知道嗎？佛蘭司·克梅里西，他本不願意當兵，也是你騙他到戰場去送了死。好，今天就是這樣吧，散！喂，亨得雷克從那邊來了呢！

保羅
啊哈，真的來了。一個志願偉大的兵士呢。

亨得雷克上，寬軍衣，小褲子，加上一條挺大的鞭子。亨得雷克看見兩人，很慍慍不甯，不得已，只好行個敬禮。

美脫爾司台脫 走近亨得雷克 國民兵亨得雷克，你這扣子擦得太不亮了。真蠢，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才學得會。你看看保羅，才真是一個模範軍人哩！一個人須要在忙中見靜，小事中不忘大事才行。好，向後轉，開步走！

亨得雷克行敬禮而去。兩人大笑。

第三場

夜。保羅家。同第一場一樣。

映字 休息已完。

保羅和母，姐睡在各自的床上。父親在房角不住地把郵票向信封上貼。一會兒，看看時針到了，停止工作，拿了燈，向保羅和母親的床巡視了一下，看看他們，進自己房去了。咳嗽聲。雞鳴聲。母親起床，點亮頭邊的燈，走進保羅房中，坐在椅子上看看保羅。

保羅 假做纒纏的狀態 媽，你去睡吧。在這裏坐着，傷了風又要不舒服了。

母親 坐着也可以睡覺的呢。

保羅 坐起打仗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別擔心，去睡覺吧。

母親 你想那是很怕的嗎？

保羅 自然，不會那樣想的啦。

母親 有一樁事情，我不放心。你到了法國，對於女人應該特別留心。法國女人都是很壞的。

保羅 我們聯隊裏是沒有女人的。

母親 你打仗的時候應當特別留神啊！

保羅 自然要留神啦。

母親 我日夜都擔着你的心；你可以罵虎的地方就罵虎了吧，不要到危險的地方去。

保羅 不要緊的，不久我就要調到伙頭軍中去的，請你放心吧。

母親 你不怕別人說你是懦夫嗎，好好幹就行了。

保羅 是的，媽，你放心吧。媽，你去睡吧。

保羅把自己的衣鑿蓋在母親的肩上，母親似乎有點難過的樣子。保羅扶她到她的牀邊，照料她

上床去睡。

保羅 媽媽，你也應該在我下次回來之前養胖些才好呢。

母親 啊，是的，下次回來，我一定會胖些的。

保羅 媽，請你再不必把吃的東西送我戰。場上吃的東西很多，你們自己留着吃好

啦。我去了，你好生睡吧，媽。

母親

我替你買了兩條很好的毛絨襯袴，想來一定是很暖和的。你別忘掉，一起去吧。從袋下拿出現在就包進你的背囊，免得走的時候又忘掉了。

保羅

接過襯褲你好生地睡吧，媽。

母親

你去睡吧。

保羅吹滅了燈，回到自己房中，把袴子扔在牀上。保羅之外，舞台黑暗。

保羅

啊，媽呀，我知道你爲了要買這兩條袴，是費了怎樣的心血，慢慢地積蓄，天天打算盤，而自己却穿得像叫花子似的。我要在你的旁邊啊，媽，誰有這種權利把我從我媽身邊拖走啊！戰事！戰事！我受了人家萬惡的欺騙了啊！

第五幕

第一場

映字 再上前線——再去殺人。

雷轟似的砲聲。

白天。依然還是那幾個人在戰壕中。

克洛波 你回來了嗎？

保羅 你嚷什麼還活着沒有死嗎，難道你要我這樣問嗎？給點好東西給你吃。分馬鈴薯

餅給他們。

卡丁斯基 吃這是你母親做的吧。

保羅 點頭。

卡丁司基 真好吃，你們一吃就知道了。

克洛波 你回家之後，這裏發生了一個趣事。

密拉 我們看見了一個叫皇帝的人。

保羅 呵！

卡登 他是來檢閱我們的。你去了之後五六天，就施行非常嚴密的檢查和緊急戒嚴。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玩意，後來才知道來的是德國皇帝。

卡丁司基 傻瓜似的前，後，左，右，縱隊，橫隊，像轉磨似地轉着，真把人都氣死了。

岱特林 據我看這位德國最尊重的人，也不過和我們一樣。不過軍裝和靴子確是非常

漂亮。

卡丁司基 凡他要走過的路，都鋪上一層木板，真把我氣暈了。

卡登 所以我就不懂。難道皇帝拉起屎來和我們是不同的嗎？

克洛波 有什麼說呢。你身上有虱，他沒有。快去出恭去罷，不要在這兒說孩子話了。

卡登 給你一說，倒真要出恭了去。

克洛波 我也有點不明白，此次打仗是皇帝鬧出來的嗎？

保羅 不只他一個，是大家。

倍特林 是大家，我是沒有希望過要去打仗的呢。

保羅 自然不是我們啦，是上面的那些人啊！

倍特林 上面的人是誰？

保羅 皇帝，貴族，資本人家，牧師和將官們。

倍特林 怎樣才會打起來的呢？

克洛波 他們說，一個國家被別個國家侮辱了的時候，就得打仗。

卡登 札著椅子回來，什麼？一個國家侮辱了別的國家？那麼這次打仗，是德國的山，河，樹

林，侮辱了法國的山，河，樹林呢，還是德國的田地侮辱了法國的田地呢？

克洛波 你簡直是個傻瓜，我說的不是那種意思。我說的是指這一國的國民侮辱了那

一國的國民。

卡登

那麼，我們到這裏來幹什麼呢？我一點兒侮辱也沒有受到過呢？你呢？

卡丁斯基

哈，你說得對，一點兒也不錯。人民和國家本來就是兩個東西，懂不懂？我們因為生來是窮光蛋，所以就跑來打仗。法國的兵也大都是工人、農民和下級小雇員，所以也就跑來打仗。不然，你想為什麼法國的那些鞋店師傅和銅匠要跑來和我們這些德國的鞋店師傅和銅匠來打仗呢？我們從前一面不相識，誰也沒有侮辱誰。我們來打仗，固然是莫明其妙，可是法國兵也一定和我們一樣，是莫明其妙地被拉到戰場上來的呢。

卡登

那末倒怎麼會打起仗來的呢？

卡丁斯基

因為有人靠打仗好升官發財呀？

卡登

我們誰都有職業賺錢。至於皇帝，他是什麼都有了，難道還要打仗嗎？

卡丁斯基 每一個皇帝都想打仗，你只翻開德國歷史一看，那個皇帝不打一仗呢？

雷特林 將官們也想打仗，不打仗陞不成官嘔。

克洛波 那些做槍砲的人也是靠打仗賺錢的吧？

保羅 是呀，打勝了仗，炭坑一到手，他們就發大財了。

卡登 那我們豈不是爲他們來送死的嗎？

砲聲愈烈。

克洛波 啊，我們的砲兵打起來了呢。

卡丁斯基 今天晚上又是一場大戰呢。

暗黑。砲聲愈來愈猛。衝鋒。喊殺聲。機關槍。手榴彈。

第六幕

第一場

砲彈炸裂。洞。下面有水。夜。無敵的德兵被追擊而逃。保羅腳上中彈，跌進洞去。抽出刺刀，準備着。一個法兵跌下來，保羅瘋狂似地衝上去，刺死法兵。被刺者喘叫。保羅退到洞中最遠處，疑着這男子，以備他再動，馬上可以再衝上去。

一會兒，保羅想從洞中逃走，脫却皮鞋，正打算逃走，但立即被子彈飛來阻住。保羅斷念。

漸漸天明。

法兵喘叫呻吟不止。保羅傾耳細聽。法兵身體動，保羅驚。法兵想爬起，但不行，又倒下去。

保羅漸漸走近，法兵睜開眼來。保羅摸摸他的額，法兵張開口。保羅把洞底的水給他喝，解衣，爲

他纏扎場處。

保羅 輕語，我是來救你的啊。喂。

呻吟，不久即止。死。夜。

映字 第二夜了。

保羅 對法兵屍體啊！我並沒有起意想殺你。即使你跌進來了，只要你不殺我，我是不會殺你的。現在我已經明白了，覺悟了，你同我一樣是個人。我從前只看見你的手溜彈，刺刀，然而，我現在却看見了你的妻子，你的兒女，^嚶面容了。你和我是一樣的人啊，爲什麼沒有人早點告訴我們呢？我們大家都是不願意打仗的，只要我們都把懾透的軍裝脫去，你也會同卡丁斯基，克洛波和卡登一樣成爲我的好朋友呢。急促地我必定寫信告訴你的妻子，把你的一切事情都告訴她。我們弄錯了，所以才互相殘殺。我必定去安慰你的妻子，你的父母，你的兒女。——保羅從法兵屍身胸前拿下一個荷包，^嚶洒落照片來。啊，這是——你妻子的照片嗎？啊，

是你兒子的。喂，兄弟——俄國軍士願歷表吉拉爾，多窩爾，印刷匠……
天漸亮。

保羅

喂，兄弟。我們要去回殺傷我們的那些東西去戰鬥，喂，我們對你宣誓：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不允許再有了！

映字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不允許再有的了！

保羅伏法兵屍上。驟然砲彈炸裂。滿台烟，火，塵，土，沙，泥。

映字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司令部報告「西線無戰事」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發行

實價三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郵費)

西線無戰事劇本

有著作權 不許翻印

譯者

徐 麟 光 洙 翔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程 前

印刷者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六二號
毛 耀 記 印 刷 所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一三六號
電報掛號七二七三

神州國光社發行所



30
16.35

\$.30